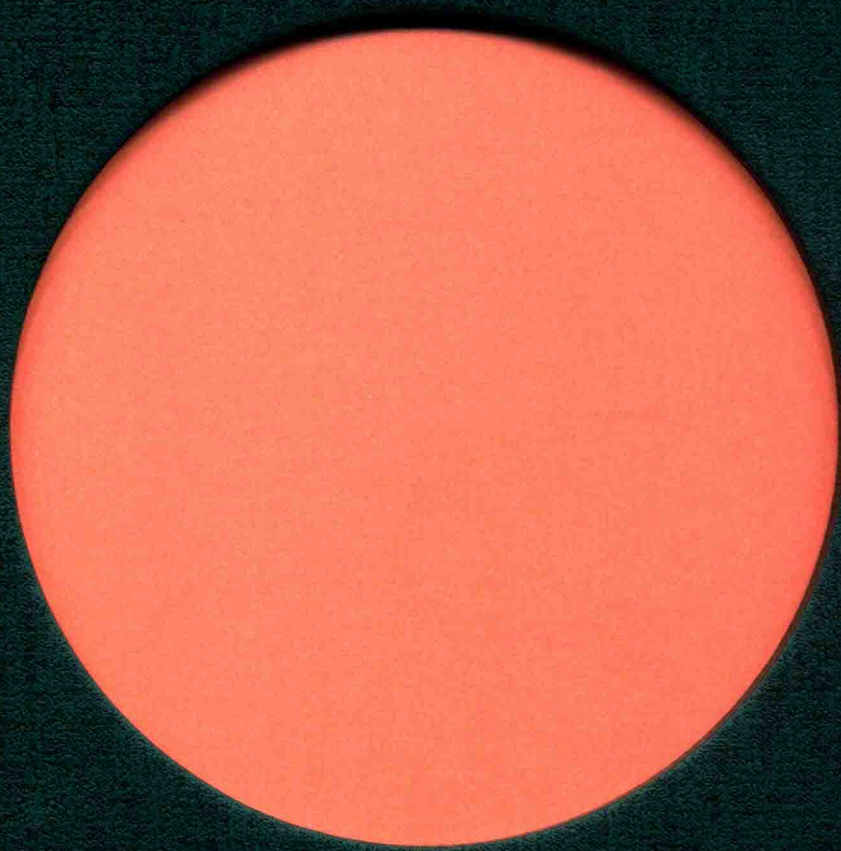


日式庭园

[英] 索菲·沃克 著 郑杰 肉蒲星球植物工作室 译



PHAIDO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日式庭园

[英] 索菲·沃克 著 郑杰 肉蒲星球植物工作室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BPG Artmedia (Beijing) Co. Ltd under licenc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Regent's Wharf, All Saints Street, London, N1 9PA, UK, © 2017 Phaido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式庭园 / (英) 索菲·沃克著 ; 郑杰, 肉蒲星球
植物工作室译. — 北京 :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8.8
书名原文: The Japanese Garden
ISBN 978-7-5592-0137-9

I. ①日… II. ①索… ②郑… ③肉… III. ①庭院—
景观设计—日本—图集 IV. ①TU986.63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1756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7-8903

责任编辑: 董维东
助理编辑: 杨 洁
责任印制: 彭军芳

日式庭园 RISHI TINGYUAN

[英] 索菲·沃克 著
郑杰 译
肉蒲星球植物工作室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92-0137-9
审图号 GS(2018)2142号
定 价 2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录

美丽，畏惧
与力量

10

隐藏，暗示
与想象

118

前言：庭园的本质

6

道，体，心

30

禅疑：不可入
之园

156

延展的认知

70

时间，空间
与枯山水

182

二元与倒影

94

生死，茶 与庭园

198

日式庭园植物

281

日本历史时期

292

内部空间：坪庭

222

日本地图

293

京都庭园 · 李禹焕

68

词汇表

294

明月亦需借日光 · 陈团英

116

植物之诗

242

参考书目

297

见立：想象力的飞跃 · 宫岛

达男

117

致谢

298

自然之几何 · 马库

斯 · 杜 · 索托伊

154

图片版权

298

永恒空间 · 约翰 · 波森

196

关于作者

299

空间，寂静与过渡 · 阿尼

什 · 卡普尔

197

特别感谢

299

庭园的建筑 · 安藤忠雄

278

注：本书插图均为原文插图

日式庭园

[英] 索菲·沃克 著 郑杰 肉蒲星球植物工作室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日式庭园

[英] 索菲·沃克 著 郑杰 肉蒲星球植物工作室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目录

美丽，畏惧
与力量

10

隐藏，暗示
与想象

118

前言：庭园的本质

6

道，体，心

30

禅疑：不可入
之园

156

延展的认知

70

时间，空间
与枯山水

182

二元与倒影

94

生死，茶 与庭园

198

日式庭园植物

281

日本历史时期

292

内部空间：坪庭

222

日本地图

293

京都庭园 · 李禹焕

68

词汇表

294

明月亦需借日光 · 陈团英

116

植物之诗

242

见立：想象力的飞跃 · 宫岛

达男

117

参考书目

297

自然之几何 · 马库

斯 · 杜 · 索托伊

154

致谢

298

永恒空间 · 约翰 · 波森

196

图片版权

298

空间，寂静与过渡 · 阿尼

什 · 卡普尔

197

关于作者

299

庭园的建筑 · 安藤忠雄

278

特别感谢

299

前言：庭园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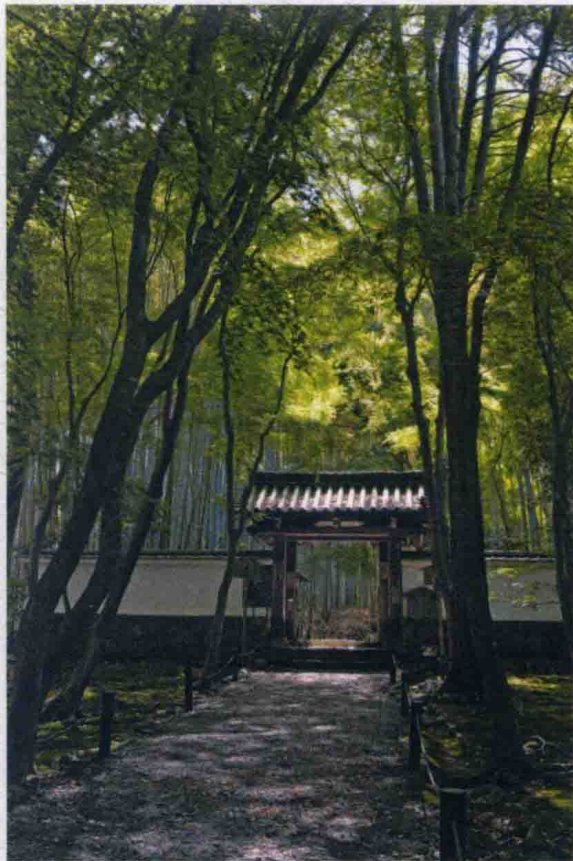
日式庭园所具有的意义与达到的成就无可否认。它是一种充满诗意，神秘和深奥的文化形式，集几何之纯粹，抽象之朦胧，诗性之深邃于一体。其高度简化的审美跨越文化，更超脱了时间的限制。即使仍遵循着传统，日式庭园对于概念性命题清晰的视觉呈现，亦使人们时常错将这古老的艺术认作现代产物。

日式庭园将尺度与内容模糊，拒绝一切单薄的解读。它令游人进入空间、景物和含义的变换之中，给予庭园神秘的诗般特质。它能够颠覆我们的认知，说服我们相信立石非石，而是挺拔高山。它所蕴含的不仅是简单的花草岩石布局，更是一个与心灵深刻对话的隐喻世界。自现代主义兴起，西方世界便被日式庭园独特的形式所吸引：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诗人、数学家……日式庭园已成为很多领域创造与思想者一个不断循环的视点。每当我探究日式园林与其文化共鸣，我便愈加相信造园应当归于至高艺术之类。我是一名造园者，也深深相信庭园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就。庭园那传递诙谐趣味与深刻思想的能力将我牢牢吸引；同时，它也是我们人类能够发现与认知美，能够思考与想象的证明。我们开拓土地，建造庭园，为我们自己——同时也为世界创造一些新鲜事物。在 1954 年访问日本时，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1883—1969 年）说道：“在我的印象中，西方思想对于物质世界的探索与追求从未停止，但从东方高度发达的思想体系中，或许我们能够学习到在内心世界寻求突破的方式。我们应该探求双方的深层动机，去寻找是什么将我们引领走向统一而非分裂。”

今天的人类社会比以往都更需要庭园。在 21 世纪，人类仍在冷眼旁观自然界的衰退，违反了身为人类的准则。在这个充满了即时享乐，脱离了季节限制的世界里，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逐渐与事物的自然秩序脱节。日式庭园强调的对于四季变换的观察，让我们放缓脚步去观察事物的自然构成，以时间的本质给予我们以警醒。它让我们深深地为成长和多样性赞叹，又令我们面对衰亡与无常的真相；让我们参与到那些稍纵即逝的变化过程中，观察那持续不断的微妙改变。它以尊重、互利与崇敬的态度对待事物自然而平衡的秩序。它鼓励我们以真诚对待世界，用更负责、更道德的方式生活。毫不夸张地说，日式庭园是一处道德的平等之处，在其中，我们能够发现共存的价值与纯真。

“莳弄盆栽者远比持剪之人仁慈，”日本作家冈仓天心（1863—1913 年）在 20 世纪初说道。一座蓬勃的庭园后，必然有心具恻隐之人悉心照拂。“我相信日本对于自然‘说服’和‘鼓励’的态度比起西方‘征服’与‘剥削’的方式更有未来价值”，格罗皮乌斯在 1960 年说道。若园丁不与他的植物同心，这些植物就无法成长，甚至歪斜扭曲，最终成为其无能的表象。清代

竹林，地藏院（亦称作竹之寺），京都
由造园僧梦窗疏石建造





清湘书画稿，1696年
纸本，设色
石涛
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

山水画家石涛（1641—约1718年）绘制了一幅微妙的水墨画：画中，一位老僧攀入古树洞内，老僧与古树的皮肤上都留下时间印刻的痕迹，粗糙不平。老僧瘦弱而憔悴，如树皮般的肌肤瘫软下垂，披裹着骨骼与胸肋。这是一幅充满衰老、贫困与萧颓的画像。然而，老僧仍稳坐树中，眼神温柔，嘴角上翘，露出了一个深深的微笑。这不是一幅唯美的画像，却道尽了造园者与访园人的故事。这是一首画于纸上的诗，关于沉静的等待；又是一幅深奥的画像，关于融入与变化。这位内心力量的追寻者进入了古老生命的体内，他是一位英雄，在沉默中寻求与树的共情与同感：人类个体就是这棵树上的细胞，这幅图画所道出的，正是我们所共同追求的那份共融。1939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的女儿安娜（1895—1982年）在他逝世数周后仍披着他的旧外套。她通过外套感受父亲的存在，而我们也像她一样，将自己包裹在树丛中，走入庭园的内心。我们必须将这种同一性作为唯一的追求，因为庭园需要的是深刻的承诺与长久的交换关系。它呼唤着我们内心深处的人性，渗透到了道德的核心之中。它是一场对真实，对“真我”的追寻。

精致的庭园不只是人类生活空间与自然的简单并列，它是二者共存，互相深入的对话空间。通过看似寻常的交流，或许会发现其中的隐意与奇妙。庭园见证了人们的谦逊，理性，甚至是平凡。在日本，造园学徒被认可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届时方可拥有一套自己的工具。他们在工作中安静地观察，并在观察中学习。学徒必须掌握必备的知识，知道何种植物需要何种条件，但更加重要的是耐心与直觉的培养，因为园艺是一种基于时间，关乎感觉与直觉的实践：“造园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都应是对内心躁动的遏制”，妙教尼（1921—2007年）如是说。

园丁的日常课题便是观察和学习各种植物，感受自然变化的过程，继而在见证时间流逝的同时了解整座庭园。与植物产生共情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亲密的接触，它也需要全心全意的学习。要达到细致入微的观察需要练习，而对庭园的观察，则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本身的局限性。在光阴流转中，庭园静默地见证了花草的成长，更见证了造园者内心的蜕变。维护庭园是日本佛教修行的一种形式，以日复一日的园艺实践锻炼内心，获得成长。

昨日的省思成就今日的你我，而今日的省思则将铸就我们的明日：我们的生命就是由我们的思想所创造。在庭园中，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存。庭园的缔造需要花费许多时间，而这些时间便是超越现下的未来；庭园的生命比人类要漫长，因此庭园的未来便是不断成为自我的过程：每一刻都是其存在历史的顶端。古老的庭园是我们与先人共享的体验，是历史的鲜活见证——今日如同昨日，明日亦同今日——其中散发着亲切的气息，亦有着深深的神秘感。如今，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所求信息，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与下一代人加入我，为庭园投入时间，不计缘由地给予它耐心。艺术家理查德·塞拉（1939 年至今）提到，在日式庭园中，“注目与凝望都需付诸努力。如果你想要观其面貌，便得做出调整。它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让你放慢步伐，精心地去观察”。遵循庭园中的路径行走是我们给予自己的许可，也正是我们的意愿，我们的身体才会循着庭园路径徐徐前进。如冥想物一般，日式园林会回报我们的不断回访，也只有通过耐心的坚持，我们才能够获得那深奥的，无法言喻的启示。

在这本书中，我参考了世界造园历史上最长的过程：约 1500 年来，日式庭园以想象力与壮志雄心不断地打破既有的定义，重新诠释着创新。即使悲叹造园领域的创新已落于人后，我也没有背叛自己内心的纪律。不像建筑，庭园的大部分一直以来都与新科技相隔甚远，几乎全由有机材料组成，这会是创造力在造园领域中缺失的原因吗？如果想要把我们的庭园推动到 21 世纪以及这之后的未来，那么我们作为造园者，就必须创造出新的事物，而作为建筑的委托方时，则要对庭园创造抱有野心。

早在 1933 年，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 年）就在作品《阴翳礼赞》中表达了对日本传统美学失落的哀叹——或许日式庭园文化的命运在 21 世纪的进程中产生了变化，我却并不对日式庭园的现状感到绝望。虽然今日的日式庭园中值得注意者已大不如百年前，但它仍保持着其文化独特性，以及，最重要的是，对高雅艺术的渴望。与日式庭园相关的造园者、维护者、僧侣、茶师和其他许多人，创造了一个容纳了日式庭园的思想观念，丰富而完整的文化环境。不过我们必须明白：日式庭园既不神圣，也非只可远观。它完全能够被理解，也可以被抽离其原生背景来讨论；无论是年轻人、学者、外国人还是普通游人，都可以去研究和學習。日式庭园不是一个只存在历史中或置于博物馆橱窗内的物件：它仍充满生机；面对 21 世纪，它也需要我们的想象力和参与。关于日式园林的技巧与原则的学习，已经有许多人进行了研究。作为一个造园者，我深深地为日式园林所吸引。因此我也理所当然地对造园的历史与方式产生了兴趣，不过在本书中，我想要尝试探讨日式园林所呈现出的概念可能性，因为对日式园林的主张并没有绝对的正确理解。



耙制石砾图纹的禅僧
南禅寺方丈庭园（虎渡子庭），京都
伯·格林恩，摄于1961年

正传寺与远方的比叡山
野口勇，摄于（约）20世纪50年代



第一次拜访日本时，我与艺术家安尼什·卡珀尔在建于 17 世纪的南禅寺（见 142 页）虎渡子庭中静坐沉思。卡珀尔说，虽然我们眼前是一幅抽象的画面，但只要我们全心沉入想象的世界，眼前便会浮现全然不同的景物。他以自己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这座抽象的庭园内隐藏着一个内在世界：园中的一块岩石仿佛狰狞猛虎，它暗自发力，作势扑向一旁的岩石所化的青蛙；另一块岩石又似乎是只雌虎，带着幼崽在观者脑海中漫游；而在那想象世界中的河畔，面容祥和的佛陀便盘坐树下沉思。我们在庭园中看到何种景象完全取决于自身。我们谈论到了潜力：它存在于万物中，在深理内，在化作他物的原始能量中，在启示之中。当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时，卡珀尔突然大喊：“我身上着火了！”原来是一只巨大的虎头蜂蜇了他，毒刺甚至伤及肾脏。赶来的消防队员在僧人短暂地解释后将我们送到了医院，我们在那儿度过了剩下的一整天。我知道这与想象世界中的老虎和现实世界中的虎头蜂共同经历的一天是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一天，我萌生了写作本书的想法。在本书中，我想要深切讨论究竟为何庭园能够这般深刻地影响我们对世界与周围事物的认知。

在《佛教艺术本质》（1938 年）中，历史学家阿南达·K. 库马拉斯瓦米（1877—1947 年）说道，当我们观察佛教艺术时，必须记住，“我们是来自远方的朝圣者；我们看到何物完全取决于自身……必须要接受所见的，隐藏于内心的真我……参与到对话中”。就让我们像朝圣者一般，到日式园林中探索追寻；将其当作一个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将其当作一面映射出真我的镜子，深深地赞颂它。

在注视日式庭园时，我常想起前 6 世纪四处游荡，总在树下安静独坐的朝圣者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内心，去观察他人不能见之物。在寂静中，他终于悟道，成为佛陀——而这棵菩提树也成为他觉悟的证明。本书是我自己探索过程的记录；这个感受、思考的过程对我自己的造园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追求日本书法大师教导的“心随笔动”。我获得的体悟无法言证，但我想要以一首禅诗来表达我的经验：

山仍为山，
一如依旧，
唯吾心不同。



约翰·凯奇在南禅寺方丈庭园（虎渡子庭）
京都，1962 年

千年来，日本文化中的诗歌与意向都集中在自然与其演变过程之上：在于远景中，在于分明四季中，在花开花落之间的等待与更替中，在大海那无穷的力量中。这些自然现象不经人手，那原始的自然景观将真理包裹在自在、天然的状态中，也正是这种原始的“野性”造就了日式庭园。

虽然日式庭园的一草一木都经过精心设计，但它渴望达到一种超脱了“被建造”和“被设计”的状态。一切为了设计而做的设计皆是多余；日式庭园对意义、真理的追求积极而主动，羽翼已丰。庭园更深层次的美不在于表面的装饰，它深藏在庭园与自然原始状态的交流之间。日式庭园经历了精心的设计与培育，人们相信，正如布鲁诺·陶特（1880—1938年）所说，日式园林“达到了一种完全非装饰性、以功能性与精神意义为目标的美丽。这种美令眼获得了思考的能力，使人在看到的同时，也在思考目光所及的一切”。

在日本，美丽与恐惧是紧密联系的。日本优美的风景背后隐藏着许多令人倍感焦虑的危险因素：活跃的火山、地震、海啸和飓风都威胁着人们平静的生活。自然平和的表面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转变成狰狞狂烈的面孔，这样的危险在日本的历史中不断上演。大自然既绮丽旖旎又暗藏危机，既给予又破坏，既美丽又可怕。日语中的“自然”一词直译而来就是“自我创造”。日本文化对于自然的理解便是“自动生成且自动延续”：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自然承载着一切过去的历史，它凭借自身内在的能量向未来发展。创造者与毁灭者的力量紧密相连；正如美丽与恐惧相辅相成。

人们常说庭园艺术在日本受到这般重视，是因为日本人十分享受自然的特殊之“爱”。我想自然在日本人内心的特殊地位或许与日本的地理位置有关：面对自然的威严与其隐藏在丰饶之后的危机，居住在这个岛国的人们无处可躲，故而催生了不可磨灭的敬畏。虽然日本人利用耕种技术收获了自然的丰饶，可面对自然的残酷，他们仍如赤手空拳般无助。自古代以来，日本人民制定了许多仪式以期“驯服”自然，规避风险。

富士山是日本重要的文化象征，日本人将这座庞然大物尊为圣山，保持着深深的敬畏。艺术各界许多文化创作者都曾刻画了这座不朽的孤独火山，在他们的作品中，富士山几乎是一个完美对称的圆锥形。葛饰北斋（1760—1849年）的系列浮世绘《富岳三十六景》（约1830—1832年）或许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后来，歌川广重（1797—1858年）绘制了《富士三十六景》（1852年）。现代艺术家理查德·隆恩（1945年至今）也通过作品《日本一线，富士山》（1979年）凝望着这座壮美的火山。几个世纪以

日本一线，富士山
理查德·隆恩，摄于1979年



来，对富士山的艺术解读仿佛已经成为一种与这座难驯的火山达成和解的方式。

富士山是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中最重要的山神（有趣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富士山被列为文化遗产而非自然遗产）。造园者对富士山亦有着向往。位于熊本，建于1636年的水前寺成趣园中，有一座看似寻常的土丘，但稍作想象，我们便会看到这座壮观的富士山屹立眼前；在京都宝泉院入口处，一株700年树龄的古松经过修剪的造型与富士山十分神似（见264页），而银阁寺中的沙堆亦是象征着这座火山的景观（见80—81页）。

日本的自然景观充满矛盾与佯谬，在极端之间徘徊。富士山高耸入云，而在海洋深处，四国岛与淡路岛，濑户内海与纪伊水道之间的海域则因潮汐落差形成了无数潮汐漩涡。这些极度可怕的漩涡也激发了无数文化创作者的灵感，如歌川广重（1797—1858年）创作的著名系列浮世绘《六十余州名所图会》（约1853年）中的《鸣门漩涡》。艺术家文森特·凡·高（1853—1890年）深受日本版画的影响，在作品《星夜》（1889年）中，他将在黑暗中自我挣扎的感受化作夜色中的涡流；当代艺术家安尼什·卡珀尔的作品《下沉》（2014年）名副其实，黑色漩涡中心的洞穴仿佛通向地心深处。

日式庭园将人们对自然的畏惧移植到庭园之中，将其镶嵌、重塑、展现于园中，吸引着游人自愿前来。在岩石庭园中，以人为尺度的岩石里隐藏着嶙峋的山峰，等待着我们前去探索；枯山水庭园中，长岩从沙砾之海中升起，象征着日本这座处于四面广阔海洋之中的孤岛；茶庭中心的茶屋代表着隐士偏居的陋室；而苔园则呼应着深林带给人们的迷失与敬畏。日式庭园中所凝缩的景观并非那些浪漫的旖旎风光，而是那些带着野性之美，抑或简朴至极的景色；难以慰藉的孤寂与荒凉的场景挥散出恐惧、悲伤与背离的气息——这些就是存在于日本设计中的空间。

庭园如诗句，是探索与发现心灵世界的工具。不过人们却时常对这样的探索感到畏惧。20世纪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的一篇文章中问道：“你是否曾有过一种失去时间感的恐惧？当你身处这和屋内，你失去了对时间流逝的感知，直到无数年月消亡，倏然发现自己已然垂垂老矣，白发苍苍？”这野性的景观早已有了自己的规矩——庭园邀请我们放下自我，随着它的引导前进，在我们逐渐放松，产生信任后，便将我们引入矛盾盘踞之处。

这种将畏惧融入庭园的造园手法并非日式园林所独有。欧洲传统园林中亦提出，畏惧或许能够引导人们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位于意大利博马尔佐，建于16世纪的怪兽公园（圣心森林）不只是一座美丽的花园，更是一个吓人的“炼狱”。花园中有倾斜的建筑、狰狞的恶龙，更是有一张石窟般的“尖叫之口”，邀请人们



鸣门漩涡，安房国
选自《六十余州名所图会》（约1853年）系列浮世绘
歌川广重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

圣心森林
铭文“Lasciate ogni pensiero voi ch'entrate”（进入此地
w，背弃理智）雕刻于地狱之嘴（图）上
博马尔佐，意大利





（切实地）进入其中，享受“野餐”。它提醒着人们“进入此地，背弃理智”。没有信任，谁会自愿进入这样一张疯狂的地狱大口中呢？

夫妇岩
二见兴玉神社，三重县

日式庭园与欧洲传统园林最为不同的，便是它自诞生之初起便与泛灵论和宗教传统（尤其是神道教和佛教）保持着密切联系。自古以来，日本的神道教便认为神明栖身于自然之中，瀑布、岩石、山脉和树木中都可能居住着神明，而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间也无显著差别。用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1904—1987年）的话说，神道教“启发了对自然资源的感激之情，并在同时产生了‘自然演变进程中发生的一切皆非邪恶’的基本道德观念”。若自然毫无恶意，那么它需要的便是我们的尊重。

神道教派生了日本人对岩石的特别崇拜，而这也并不叫人感到意外，因为石头的起源是这般奇妙而神秘。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日本的许多神域都建于天然岩石之上。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作为一个有着极高降雨量的国家，日本在建筑历史中也几乎从不使用石料，而是以木结构与纸屏进行建造。神道教中的磐座与磐境标志着神域的边界，而其他形式的岩石也被认为拥有能量。在神道教信仰中，御神体是日本泛灵论中天降神（从天而降的神明）与渡来神（渡海而来的神明）的居住之所。而日本文化中的神明指的便是那些寄居于事物上的“精神体”——大都是山峦，不过有时也有河流、瀑布、岩石、树木和其他自然界中的事物。

日式庭园的发展赖于日本人对神道教的信仰。人们常说建造庭园便是在征服或是缩小自然。但从另一面讲，认知和了解野性与秩序共存的自然生态系统，能为人们带来平衡与和谐，更能影响人心，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然界中蕴含着能够影响人类生命的能量。通过耕种，人们吸收着自然界中